

易中天著

大话方言

南腔北调 朝秦暮楚
东拉西扯 死去活来
张冠李戴 指桑骂槐



上海文艺出版社

易中天讲

大话方言

易中天讲 蔡志坚讲

蔡志坚讲 蔡志坚讲

蔡志坚讲 蔡志坚讲

上海人民出版社

易中天著

大话方言

南腔北调 朝秦暮楚

东拉西扯 死去活来

张冠李戴 指桑骂槐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话方言/易中天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7-5321-4190-6

I. ①大… II. ①易… III. ①汉语方言-方言研究

IV. ①H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29159 号

责任编辑: 赵南荣

封面设计: 王志伟

大话方言

易中天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50×958 1/16 印张 8.75 插页 2 字数 109,000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190-6/I · 3234 定价: 18.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话说说话	1
南腔北调	5
一 南方与北方.....	7
二 南腔与北调.....	9
三 方言与官话.....	12
四 谁跟谁学.....	15
五 多样与统一.....	18
六 再说南方.....	21
七 再说北方.....	24
八 南征北战.....	26
朝秦暮楚	31
一 英雄与美人.....	33
二 行尽潇湘到洞庭.....	35
三 吴楚东南坼.....	38
四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41
五 一堆石头.....	44
六 杂交品种.....	47
东拉西扯	51
一 洋芋与土豆.....	53
二 胡番与西洋.....	55
三 佛国梵音.....	58
四 老母鸡变鸭.....	61

五 东边日出西边雨·····	64
六 引进与发明·····	67
七 外语与方言·····	70
死去活来 ·····	75
一 德律风与 BBS ·····	77
二 上海口头禅·····	80
三 北京流行语·····	83
四 从头到尾 ·····	86
五 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89
六 新与旧·····	92
张冠李戴 ·····	95
一 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97
二 禁忌种种·····	99
三 说一不二·····	102
四 倒霉的蛋·····	105
五 蜜与屈·····	108
六 口彩·····	111
指桑骂槐 ·····	115
一 麻烦与趣味·····	117
二 吃不了兜着走·····	120
三 捣浆糊,还是倒江湖 ·····	123
四 活法与说法·····	126
五 雅与俗·····	129
六 再说雅俗·····	131
后 记 ·····	135

话说说话

说话,好像是人人都会的。

说话,是人之为人的特征。动物不会说话,它们只会“叫”。会叫当然也不容易,因为还有连叫都不会的。会叫也不简单,因为叫声能传达信息,说明问题,表示态度,比如“狼来了”或“我要你”之类。尤其在遭遇天敌或发情求偶时,禽兽们是会叫得很欢的。某老和尚曾有诗云:“春叫猫儿猫叫春,听它越叫越精神。老僧也有猫儿意,不敢人前叫一声。”会叫,能叫,敢叫,可以肆无忌惮地放开嗓门大叫,是不是很幸福?

会说话,就更幸福了。

会说话怎么就幸福呢?因为你可以表达单凭叫声不足以表达的意思和情感。比如“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表达得何等地准确、细腻?倘若不会说话,大约也就只能哼哼,那多没劲?甚至你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意思。朱德庸的《醋溜 CITY》中有这么一段:某男向某女求爱,问:“我能不能上你的床?”女怒。该男便改口说:“我能不能明天早上从你床上下来?”这就有趣多了。但如果是猫儿,便只能持之以恒地叫个没完:我要!我要!我要!

这份幸福也不是随便谁都能获得的。据《圣经》上说,上帝

偏心眼儿,把这份幸福给了人。他只让人会说话,还让人给万物起名字。也就是说,他赋予人“命名权”。所以,信上帝的西方人,便认为说话是人的“天赋人权”。你可以不同意某个人的意见,但你不能不准他说话。相反,当这个人说话的权利被剥夺时,你还应该起而捍卫之。故西哲有云:我坚决反对你的意见,但我宁愿牺牲生命也要捍卫你说出这意见的权利。

不过,据说偏心眼的上帝也很小心眼儿。他听说人要修一座通天塔,从地面一直通向天堂,便暗地里做了手脚,让不同地方的人说不同的话。这下子,语言不通,彼此无法交流,人心也就涣散,通天塔的建成,自然成了永无期日的事情。

说话,真是何等重要!

其实,就算没有上帝的这个小动作,说话也是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因为一个人光是会说话还不行,还得说得清,说得对,说得准确,说得漂亮。这就要学习,要研究,而说话也就成了一门学问,叫“语言学”。具体地说,又有语音学、语法学、词汇学、修辞学、方言学等等。方言学是研究不同地域人如何说话的。不过,研究外国人说话就不叫“方言学”了(刚开始时也管外语叫方言),得叫“外国语言文学”。

不同国别的人说话不一样。也不光是语音不一样,语法、语汇、语感,都不相同。在欧洲好些语种里,名词是有性别的。这在东方人看来,就匪夷所思。比如“背心”,在德语中是女性的,在法语中却是男性的。这就可笑。莫非背心这玩艺,在德国女人穿得男人穿不得,在法国又男人穿得女人穿不得?还有,明明是男人穿的衬衫,在法语中却是阴性的,岂非意味着男人把女人穿在身上?倒是温柔浪漫体贴得很!同样,老外看咱们,也觉得很麻烦。又是伯母又是舅妈又是婶娘,七大姑八大姨的,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一个 aunt 不就都打发了?哈!他不知道,即便伯母、舅妈、婶娘,在咱们这儿,还分着亲伯母、堂伯母、表伯母,亲

舅妈、堂舅妈、表舅妈，亲婶娘、堂婶娘、表婶娘呢！如果加上干亲，则还有干伯母、干舅妈、干婶娘。分个姑姑姨姨的算什么！

即便同为一国人，说话也仍有许多名堂。比如男女之间谈情说爱，说法就不一样。男人多半会说“我爱你”，女人则喜欢说“我恨你”；男人多半会说“你真好”，女人则喜欢说“你真坏”（故时谚有云：“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某国发生一起“约会强奸案”，女方指控男方的证据，便是她事前已说过了“NO”。该男极为委屈地在法庭上嘟哝说：“NO，NO！法官大人，您知道，她们从来就是说NO的！”

古人和今人说话也不一样。古人说话之乎者也的，今人就不这么说了。如果饭店里的服务生一上来，也跟《镜花缘》里君子国的酒保一样，开口便问：“要酒一壶乎？要菜一碟乎？”准得吓你一跳。在赵丽蓉和巩汉林合演的那个小品《如此包装》中，巩汉林和他手下的那些小姐们一见面就扬手耸肩，又是“嗨”又是“嗯哼”，不也把老太太吓了一跳？

再有就是关系和身份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晴雯和宝玉使小性子拌嘴，袭人忍气吞声来劝，说“好妹妹，你出去逛逛儿，原是我们的不是”。谁知反倒惹起晴雯醋意，冷笑几声说：“我倒不知道，‘你们’是谁？……明公正道的，连个姑娘还没挣上去呢，也不过和我似的，哪里就称起‘我们’来了！”原来袭人虽然和晴雯一样，都是丫环，但袭人和宝玉“那个”过了。有了“关系”，便忘了“身份”，结果生生挨了晴雯一顿抢白。

最后是艺术性。自打人学会了说话，慢慢的就有了说得好说得不好、说得俏皮说得不俏皮、说得漂亮说得不漂亮之别。也就是说，说话便成了一门艺术。一个钢琴家到一个小城市去开独奏音乐会，演出那天却观众寥寥。这个钢琴家便走到台前一鞠躬说：“我发现你们这个城市的人都很有钱，因为你们每个人都买了两张票”，这是不是很艺术？卡斯特罗说：“有人问我古巴

的大学生卖淫吗？我说不，大学生不卖淫，但古巴的妓女都有大学文化水平”（据《三联生活周刊》）。这算不算很艺术？好像也算。

说话当然还与道德有关。因为一个人如果不道德，他得到的评价通常就会是“太不像话”。所谓“太不像话”，也不一定就是说话粗鄙下流，或吹牛撒谎、狂妄自大、信口开河，也包括种种不道德的行为，比如偷鸡摸狗、欺上瞒下、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等等。但道德不道德，要说成是“像话不像话”，可见那“话”有多重要。

说话，是不是有很多名堂？

有名堂，就要思考、琢磨、研究、议论，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我相信大家都会喜欢这套书，因为我们都不想“不像话”。

收入本卷的《大话方言》，原本是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本文是这套丛书的总序。现仍沿前例，附于书前。

南腔北调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话都不能颠倒或互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一 南方与北方

天地玄黄，五谷杂粮，男人女人，北方南方。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南方和北方吃的不一样。南方人吃米，北方人吃面。米就是水稻，面则是小麦。水稻的籽儿去了壳就能吃，因此是“米”。麦子要磨成粉以后才能吃，因此是“面”。米就是“去皮后的作物子实”，如稻米、薏米、花生米。由此及彼，凡粒状的也都叫米，如姜米、虾米、高粱米。面，本写作一个麦字加一个丐字，也写作麵，就是麦子磨成的粉，所以粉状的东西都叫面，如豆面、药面、胡椒面。北方人以面食为主，甭管是吃包子、饺子、馒头、面条、饼，都先得把麦子磨成了粉再说。所以麦子磨成的粉，干脆就直接叫面。南方人不磨面，要磨也就是磨浆，比如豆浆、米浆。所以那麦子磨成的粉，不能简单地只叫面，得叫面粉，就像在北方，大米做成的主食不能简单地只叫饭，得叫米饭一样。

米饭不能单吃，得有菜，所以南方的烹调，功夫花在菜上。八大菜系，基本上是南方人大显身手，没北方人多少戏。北方厨师的用武之地在白案。那麦子磨成的粉，可以做出好多花样来。光是条状的，就有拉面、擀面、压面、揪面、切面、挂面、刀削面、拨鱼子等等，而拉面之中，又有拉条子、揪片子、炮仗子种种。南方人弄不清这么多名堂，统统称之为“面”。要细分，也就是宽面细面、汤面炒面、云吞面炸酱面。北方人就不能把面粉做成的条状食物简称为“面”，得叫“面条”，以区别于面糊、面皮、面包，以及其他用“面”（面粉）做成的东西。同样，南方人也不把粉状的东西称为“面”，得叫“粉”，比如胡椒粉、花椒粉、辣椒粉。

可见，活法不一样，说法也不一样。

说法不一样，唱法也不一样。北方人唱歌，南方人唱曲，叫

“北歌南曲”。北方人唱的是燕赵悲歌，苍凉激越，声遏行云，气吞万里；南方人唱的是吴越小曲，玲珑剔透，凄婉隽永，韵味无穷。歌变剧（歌剧），曲变戏（戏曲）。所以宋元时期的戏剧，北方的叫“杂剧”，南方的叫“戏文”，这就叫“北剧南戏”或“南戏北剧”。

戏剧戏剧，戏和剧，都有嬉戏娱乐的意思，它们原本是可以通用的。但北方人更喜欢剧烈的剧，南方人则更喜欢游戏的戏。在这方面，南方人似乎比北方人更固执。北方人只不过剧字用得多一点，有时也说“戏”。南方却直到四十年代以前，还拒绝使用“剧”这个字。一应与戏剧有关的词，均以“戏”字命名，如戏子、戏台、戏园、戏班、古装戏、时装戏、木偶戏、文明戏。文明戏就是话剧，而电影则叫影戏。1939年，上海的报纸上开始提倡“越剧”这个名词，可老百姓还是管它叫“绍兴戏”（绍剧则叫“绍兴大班”）。甚至京剧，原本也叫京戏。后来要普及国语，北方话占了上风，京戏才变成了京剧。但在南方许多地区，地方戏还是不叫“剧”而叫“戏”的，比如闽南的梨园戏、高甲戏、歌仔戏。就连“地方戏”这个词，也没人改成“地方剧”。反倒是，北方一些地方戏，不叫“剧”，而叫“戏”，如坠子戏（河南）、郿陂戏（陕西）。于是，既有豫剧、越剧、川剧、粤剧、汉剧、楚剧、湘剧、赣剧、闽剧、沪剧，又有柳琴戏、辰河戏、采茶戏、花鼓戏、皮影戏、滑稽戏。南北“戏”、“剧”之争，算是打了个平手。

但如果要较真，就会发现还是南方吃了亏。叫“剧”的都是大剧种，叫“戏”的则多半是小剧种。最有名的，也只有一个黄梅戏。其他就名不见经传。当然，最牛逼的还是秦腔。它不叫“戏”，也不叫“剧”，而叫“腔”。说起来秦腔也是有资格牛逼。京剧（还有汉剧和徽剧）里的“皮黄”（西皮、二黄）和秦腔都有瓜葛。秦腔从襄阳传到武昌、汉口，就变成了“西皮”；传到安徽桐城，就变成了“高拨子”；高拨子和吹腔在徽班中又演变成

“二黄”。这西皮、二黄，汉调、徽调，北上进京一搅和，就成京剧了。看来这京剧也是“南腔北调”，秦腔自然也有资格不掺和什么“戏”、“剧”之争，自顾自地叫他的“腔”。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的地方还很多。南人睡床，北人睡炕，这叫“南床北炕”。南人坐船，北人骑马，这叫“南船北马”。“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韩少功《阳台上的遗憾》）。说前后左右，是以人为坐标；说东西南北，是以物为参照。这也许可以叫“南人北物”。南北的差异为什么这么大？环境使然。南方潮湿，架床便于通风；北方寒冷，打炕可以取暖。北方多平原，平原上好跑马；南方多水乡，水乡要行船。马驰平原，视野辽阔，东西南北，一目了然；船行水乡，曲里拐弯，说东西南北也去不了，也就只好说前后左右了。

就连打架，南方和北方都不一样。南方人喜欢用拳，北方人喜欢用腿，叫“南拳北腿”。南方人个子小，打架的地方也小，深街小巷，挤挤巴巴，难以施展，还是用拳头便当。北方天高地阔，一马平川，好汉们又一个个都人高马大，一脚飞起，能把对方踢出二三里地去，很是过瘾，所以愿意在腿脚上下功夫。也所以，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系暧昧，在南方就叫“有一手”，在北方则叫“有一腿”。

南方和北方，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于是就有了“方言”。

二 南腔与北调

方言首先分南北。

南北方言不一样。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南方和北方的种种说法：南辕北辙、南征北战、南来北往、南下北上等等。这些说法，都不能颠倒或互

换。比如南辕北辙就不能说成是北辕南辙,南征北战就不能说成是南战北征,同样,南腔北调也不能说成是南调北腔。

奇怪!为什么南是腔而北是调呢?

想来大约也是南北方言多寡有别又性质有异之故。南方方言种类多而北方方言种类少。汉语七大方言(也有说八大方言的),吴、湘、赣、客、粤、闽(或闽南、闽北)都是南方方言,属于北佬的只有一种,也没法拿省份来命名,干脆就叫北方方言。

北方方言品种虽然单一,覆盖面却大得吓人。北方方言四大块(即四大次方言区),曰华北,曰西北,曰西南,曰江淮,简直就是铺天盖地。除广西、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等少数民族地区外,长江以北,长江以南镇江到九江,云、贵、川,湖北大部,湖南西北,广西西北,都是北方方言的一统天下,大约占据了全国汉语地区四分之三的地盘。就连海南岛,也有一小块北方方言区。说汉语的人当中,也有七成是说北方方言的。这可真是四分天下有其三了。

这样广阔的领域,如此众多的人口,说起话来,原本应该南腔北调的,然而实际上内部分歧却相当之小。从满洲里到昆明,空中直线距离三千五百公里,从南京到酒泉,也有两千公里,相互通话却没什么困难。因为北方方言虽说也算得上是五花八门,但语法结构差别很小,词汇方面比较一致,语音分歧也不很大。比方说,都没有浊塞音、浊塞擦音,没有 b、d、g、m 四个辅音韵尾等等。也就是说,腔都差不多,也就是调门不大一样。要区分各地方言,只要琢磨那调就行了(方言学家李荣就用入声字的归并来区分北方方言各次方言区)。这也不奇怪,北方方言是“官话”么!官家不比民间,说话可以随便。官家要统一意志,怎么能七嘴八舌?要令行禁止,怎么能言语不通?所以官话趋同。

南方那边呢?就复杂多了,南北方言都有。云、贵、川、鄂都属北方方言区,吴、湘、赣、粤、闽则是南方方言区,其中还夹杂着

许多“客家方言岛”(也是南方方言)。客家方言岛到处都是,除广东的东部北部外,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都有。所以广东一省,就至少有三种方言:属于粤语的“白话”(广州话)、属于闽语的潮汕话和梅县一带的客家话。其实中国南方说是八大方言,恐怕八十也不止。光是福建,就号称“八闽互不交通”。这不就八种了?这还是往大里说。往小里算,还不定多少。

南方方言为什么要算这么多品种呢?因为它们不但调不同,连腔都不一样。比如吃饭的“吃”,北方人说话,怎么听也是“吃”,也就是调门有高有低,声调有长有短。南方人呢?说什么的都有。七、恰、夹、塞、噎、携,反正不是“吃”。

腔相同,事情就好办一些。所以北方人和北方人说话,或北方方言区内人说话,虽说也会有不清楚的时候,但好歹大致能听懂。因为哪怕是东北话和云南话,也只有百分之二十的语音不同(粤方言与北方方言语音上的差别则多达百分之七十)。当然,听不明白的时候也有,但那多半是弄不清那些“专用名词”的意思。比如一个天津人告诉你,某某人“干活崴泥,说话离奚,背后念三音”,你也会一头的雾水。因为你实在想不到“崴泥”就是不出力,“离奚”就是不着谱,“念三音”就是讲怪话,可“崴泥”、“离奚”、“念三音”这几个字你还是听得懂。对方再一解释,也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南方人讲话,麻烦就大了。首先是用词五花八门。比如第三人称,北方方言区都叫“他”。南方呢,有叫“伊”的(吴语、闽语),有叫“渠”的(赣语、粤语、客家话),还有叫“佢”、“其”的(吴语)。你,至少也有“依”(吴语)和“汝”(闽语)两种。又比如祖母,北方基本上一律叫“奶奶”。南方呢?有叫“娘娘”(温州)的,有叫“婆婆”(南昌)的,有叫“阿妈”(厦门)的,有叫“阿嬷”(广州)的,有叫“依嬷”(福州)的,有叫“细爹”(岳阳)的,甚至还有叫“娵娵”(长沙)的,你弄得清?最可笑的,是广州人